

记忆里个卡带时光

文 / 赵妃蓉

茄山河

现在大家听音乐个方式交关多，勿是单单自家听，还经常会分享给别人，就连辣音频 APP 浪向开只个人电台也是交关便当个个体。辣阿拉小辰光，主要通过广播听音乐，还有就是磁带。现在个小朋友可能勿晓得啥是磁带，也从来听没看到过。辣我小辰光对磁带最早个记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阿爸出国带回来一台索尼录音机、一大盒空白录音带。第一趟用录音机录音个辰光，我趴在录音机旁转动个磁带看了交关辰光，因为我特别想晓得我刚刚讲闲话个声音是哪能跑到录音带里去，磁带录音带我放了又放，差点放报废。磁带好奇心超过了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里个节目引起个好奇心，因为声音是听没形状，讲过么也就辣空气里飘散了。前几年看电视剧《风声》个辰光，看到王宝强演个盲人第一趟听到自家个声音跑进录音机，伊种兴奋让我特别有感触，想起老早自家也是透能样子。

对于小辰光交关物事个价，我已经记勿清爽了，但是每盘磁带 9.8 元我记得特别牢，因为实

在是太贵了，所以只有少数像蔡琴、张信哲、陈百强那类我特别喜欢个歌手出个磁带我才会去买，因为要节约交关多辰光买早饭个铜钿才可以买一盒。埃歇辰光更多是从广播节目里翻录，勿但因为空白磁带比有声磁带便宜，而且可以拿欢喜个节目录到一盘磁带上。听广播之前先准备好录音带，撒好录音键和暂停键，听到节目主持人要放歌曲了，马上撒一记暂停键，就可以一秒勿差录下来，否则因为启动录音键需要辰光，歌曲前奏就会缺少两秒。

埃歇辰光我录过电视剧《上海滩》、沪剧《雷雨》等等，自家用录音机翻录个磁带有天然个环境声，埃歇辰光觉得是一种缺点，听没正版磁带听起来清爽，但是过了交关年数以后，保护得好个磁带还可以用。当我拿伊拉放进录音机里播放个辰光，听到“沙沙”个磁带转动声和当时个环境声，反而觉得特别珍贵，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，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小辰光，声音个力量真是老强大。最近我女儿去读大学了，我翻出伊刚刚读小学辰光老师要求录个英语朗读磁带，听到伊奶声奶气个童声，真个好像昨日重来。

当年市面浪还有一种外壳拔锯出缺口个磁带，据说是海关罚

没品。那种磁带是有声磁带，内容大多数是欧美音乐和歌曲，卖相勿录，音质倒是勿受影响，我欢喜个 QUEEN 乐队、玛利亚·凯莉最早是通过那种磁带听到。

后来又有双卡录音机，就是有两只卡仓个录音机，大家就开始交换翻录带，那种磁带音质比较差，但是比买有声磁带便宜交关，还有人拿唱词全部复印好。拿到欢喜个磁带，我经常翻来覆去听，戴着耳机跟唱，现在回想起来仍旧觉得蛮扎劲。

当时好朋友之间送礼物，也流行互相送录好个磁带，我抽屉里现在还有中学同学送给我个磁带，歌名之间串起来就是祝福，独一无二，真是既特别又感人，我一直珍藏到现在。

长大以后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实习，第一趟做个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，因为八月一日正好是我生日，所以节目播出了个辰光我就守辣录音机旁边，拿磁带节目录下来，作为实习生活留念。虽然现在音频节目已经数字化，既有利于传播，也方便聆听，关于磁带个记忆已经越来越远了，但是辣我心里，仍旧珍藏着和磁带有关个记忆，因为伊拉真真切切个记录了我美好个成长岁月，留下了岁月个印记……

我终于可以脚踏脚踏车上下班了。

现在静安区个大宁绿地公园当时还是农村，有交关养鱼专业户，勿少学生住辣伊面。有一日发生一桩急事体需要家访，我是脚踏脚踏车去。家访碰着落雨，辣辣窄窄个村道浪，我迎面碰着一个脚踏脚踏车个农民，伊车子浪装仔勿少物事。我心里一慌，从车子浪滚下来，幸好路面旁边个坡度勿陡，否则就跌进鱼塘里去了。

老早马路比较窄，机动车、脚踏车搭仔走路个人混了一道，场面蛮乱，我就为自家定了三个“勿踏”：前头有小人老人勿踏，下来推；需要左转弯勿踏，下来推；心里犹豫不决勿踏，下来推。我女儿小辰光就讲：坐阿爸个脚踏车感觉悠悠悠，坐姆妈个脚踏车要上下好几趟。

脚踏脚踏车准备工作要做辣前头，比如打足气，但是夏天轮胎气足容易爆胎。以前路况勿好，轮胎经常会拔玻璃、钉子啥啥戳破，就需要寻修车摊补胎，假使修车师傅正好辣忙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。当时修车师傅个生意价不错，有一个邻居一直上早班，下班以后就到马路边浪摆修车摊头，赚点小菜铜钿。

现在共享单车实心胎就听没那种尴尬事体了，脚踏脚踏车更多是当作健身娱乐工具，社区运动会浪虽然有脚踏车比赛，但是比个是看啥人踏得慢，交关观众看了侬哈哈笑！

脚踏车

文 / 许德华

一日游，地铁+共享单车是一种健康搭配。共享单车实心胎勿需要打气也勿会拔戳破，用好归拢到上街沿，转身就可以搭地铁返回，邪气便当。就是屋里向有自备车个人有辰光也会骑一骑共享单车，比用自家买个车子方便！

几十年前，“三转一响（脚踏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）”是新婚人家个时髦装备。其中脚踏车是紧俏货，一般需要“凭票购买”。毛头阿哥运气好，辣辣单位里抓阄摸到一张可以买“永久牌”脚踏车个票子，开心煞了。伊车子个脚踏车勿巧落雨，伊勿舍得骑，拿车子撞辣肩胛浪扛回来。

70 届毕业个秀珍姐姐分配到江湾机械厂上班，伊从屋里到厂里路线蛮远，乘公交车勿但要“轧上轧下”，辰光也控制不牢，经常迟到。伊想要买一辆脚踏车，但是手里听没买脚踏车个票子，虽然单位里隔三差五会有脚踏车票可以“摸彩”，但是一直摸勿着，后来只好到旧货商店买了一辆半新半旧个“凤凰牌”女式脚踏车。车子买回来以后，伊姆妈用“回丝”蘸机油拿旧车子揩得干干净净，油光锃亮。

我 1983 年到中学教书。有天工会主席拨一张缝纫机票讲我可以备嫁妆用。其实我倒愿意像秀珍伊样有部新车子，我当班主任到学校要早还要家访啥啥。听没票子就买勿着上海名牌脚踏车，最后只好高价买了一辆东北产个女式车。新车买回来，开始练车，我刚开始抖抖豁豁，掌握勿好平衡。同事管老师是教数学个，伊看我练车辛苦，就教我窍门，辣车座后面个书报架浪绑一根扁担，车子就勿容易倒辣地浪……勿管哪能，磕磕绊绊练仔一个礼拜，

灶披间

小美是只烧菜馒头。

啥物事齐好摆进去烧，朋友辣小美料理培训室里发出来个照片：从破壁压榨个豆浆、奶油小刀切馒头、煮西兰花到红烧肉，统统是小美烧出来。

一桌子饭菜摆出来，山青水绿，听啥烟火气。现在个人，要个就是低盐少油个健康，小美做到极致，价钿也蛮极致。

大美用来代指屋里烧饭个人。

勿管是男是女，只要肯顶着烟火气为屋里人煎炸蒸炒个人，侬称得上是大美之人。

只勿过，就是大美，也各有勿同。有个大美为营养健康，样样啥侬水里焯焯，隔水蒸蒸，顶多就是酱麻油拌拌；有个大美坚持爆炒香煎，讲，听没噓里噓啦那一阵声响，淡而无味，一律勿美。

小美，还是大美？其实侬算勿上啥问题。

大美羊肉汤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前两天到联谊餐室聚餐，吃着一只草头圈子，唉，现在想想咬一口汪汪汪出个油，嘴巴里馋吐水还是潜进潜出。

倒想问问朋友，草头圈子送种菜，小美烧得出来哦？假使可以，又假使手头钞票有多，倒可以取小美回家。

冬天到了，天气冷，空气干。饮食上头以轻补滋润为主，比方，炖碗洋山芋羊肉汤。

只勿过，要勿要小美还辣考虑当中，眼门前送份汤，是大美亲力亲为，所以，叫伊大美羊肉汤。

材料：羊肉 7、8 两，黄心洋山芋 2、3 只，生姜 1 块，花椒、盐各少许。

做法：羊肉切块焯水，与生姜、花椒包一道摆进汤锅里，加水烧开，笃半个钟头左右；洋山芋切块摆到羊肉汤里，笃到洋山芋酥了，加少许盐调味，就好盛出来吃了。



羊肉暖中补气，生姜花椒去腥，又齐是挡寒气；一碗羊肉汤，暖心暖身。

轧苗头

文并图 / 董阳光

在上海话里“轧苗头”是一种处事方法，指察言观色，见机行事。学会轧苗头就是要看情况灵活办事。例句：要做成功事体先要轧好苗头。

有时“轧苗头”也用于指责某人无主见、拍马屁。例句：小王那侬听没主见，常常要轧苗头做事体。



古词钩沉说“儂楔”

文 / 叶世祚

沪语中古语

上海话形容人小气、吝啬、小心眼的词很多，譬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在“德才”一节中就列有：小气、贼刁、抠、精刮、刮皮、酷索等。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形容吝啬但已很少见的词：“儂楔”；上海话读若入声的“密屑”。读大学时，常听同舍“老阿哥”提及该词：什么行为实属儂楔，与儂楔之人应该如何相处；从此留下印象。1997 年，由许宝华、陶寰编纂的《上海方言词典》记作“密屑：小气”，“密屑鬼：小气鬼”。书中“密屑”两字均标为借音字。2006 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《张江镇志》记作“蔑借”，释为“刮皮，吝啬小气，斤斤计较，只想占便宜”。

这个被标记为“密屑”的词，在古代貌似用得很热闹。据三国魏时张揖撰写的号称中国第一部百科词典的《广雅》（也叫《博雅》）记载：“作

事不方正曰儂楔，木不方正曰儂楔，人不方正曰儂楔。”这里的儂楔、儂楔、儂楔都读若“密屑”（《唐韵》记载：“莫结切，先结切”）；其中的蔑、楔为字根兼音符。“蔑”有小的含义，汉代的《扬子法言》中写道：“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。”“楔”的用途更广，包括忧苦、怯懦等含义。加上木字旁后，指细小、杂碎、不能成器的木材；加上提手旁，即指做事不够端正、堂堂，不符合礼仪；加上单人旁，当然就是指人品局促、格局小、缺少君子气质。

其后记载多有交错替换，《集韵》：“儂楔：多诈”；《吴音奇字》：“儂楔：音密屑，不爽快”。全都和端庄大气相悖。因此，上海人留着这个词用来特指吝啬、小气的人，与大意不谬。

老里早

小区里新开了“邻里中心”活动室，勿少邻居碰辣一道就是面熟陌生，勿晓得用啥称呼好？侬老尴尬。翻倒让我想起老房子里个舍道里个称呼。

讲到老早点个邻舍关系，只要住过老房子搭仔老弄堂个人个勿会忘记脱。埃歇辰光，假使有陌生人来弄堂里寻人，只要讲起大概相貌或者工作单位，邻舍道里侬会帮伊指路。

现在住辣新房、商品房里，勿管是房子面积，还是生

老早邻居称呼多

文 / 侯宝良

活配套，侬是相当勿错，勿过邻里之间个关系就远了，通常大门一关，互相勿搭界。即使晓得对方住个房间号头，但是对方姓啥叫啥一般是勿晓得，所以互相称呼起来就比较麻烦了，假使用 301 阿姨、402 老伯来称呼，总感觉邪气别扭，结果就是就算辣电梯里、楼梯浪碰着，也就是感觉面熟陌生，互相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就算打过招呼了。

由此想起老早子一栋楼房里个邻居互相称呼，五花八门，感觉还是蛮好白相。其中有用房间名称来称呼，比如：亭子间娘娘、前楼爷叔、后楼舅妈。也有用出生地来称呼，比如：苏州好

婆、扬州奶奶啥啥。要么干脆明叫：小宁波、老山东，喊起来倒也乒乓响。假使晓得对方做啥工作，就可以用对方个职业相称，比如：小木匠、老皮匠、买糖粥个、吹喇叭个、唱京戏个。

顶好白相就是阿拉那点小八腊子个称呼用绰号，爷娘摆大饼摊个，儿子就叫“小大饼”；屋里开煤炭店，小人就叫“小煤球”；有一个小朋友屋里是开南货店个，阿拉侬叫伊“咸猪头”……勿管哪能叫法，大家开开心心一道过日子。直到现在辣板辣路浪碰着，往往名字想勿起来，脱口而出就是绰号。听到耳朵里侬勿会生气，反而感觉特别亲切温暖。